聯益之友旬刊

（主任）陸企豪　（編輯）趙眠雲　鄭逸梅　（攝影）林澂蒼　（廣告）許養之

第二版

□十日瑣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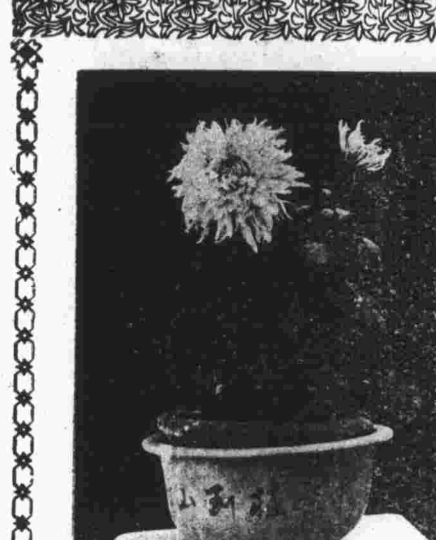
鄭逸梅

離家又一月矣。況桂子飄香。中秋節屆。更不得不遄歸以料理一切。乃整行裝。於十三日之午。驅車至北站。購票登車。客殊擁擠。且因是而車門嚴閉。不容再登。正進退兩難間。忽有網開一面者。卽奮勇躍上。然亦無隙位。可以稍憩。而穿灰色制服者。一人竟據兩座。舒足仰臥。意殊暢適。與之相商一席。不可得。武裝之威。眞可畏哉。須臾車開。秋陽入窗。炙膚甚烈。亦無如之何。幸抵陸家浜。有客下車。予乃得如候補資格而獲實缺。久立得坐。其舒適無與倫比。但坐久又覺沈悶無味。觀此可知世事之爲吾人所企羡者。一旦得之。亦平淡無足當意也。四時許抵蘇。雇車至家。洗浴換衣。略蘇體困。晚餐後。檢點圖書。有被竈馬蝕食者。深爲可惜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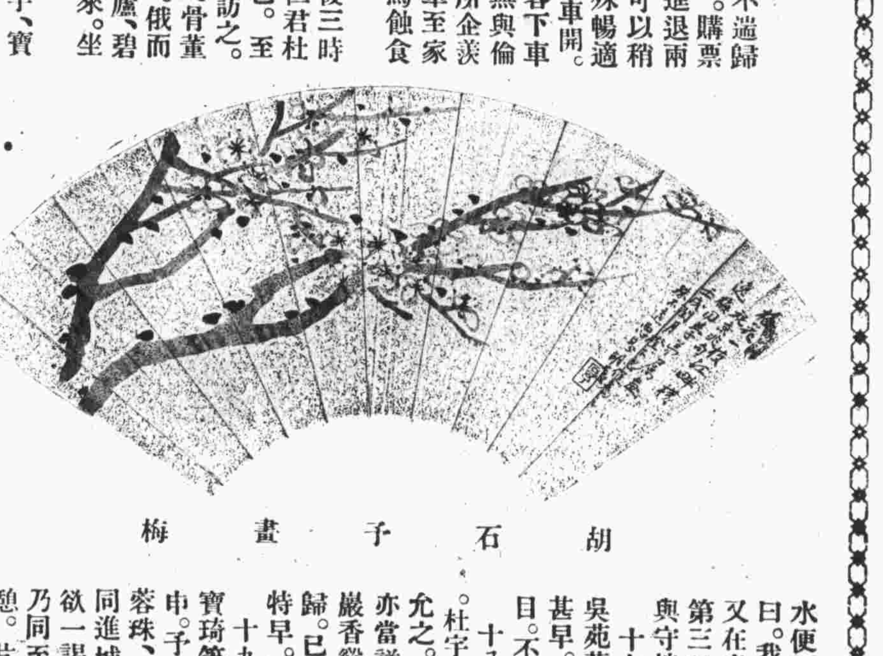
十四日早餐後。卽赴巢野。晤眠雲。笑談甚懽。飯後三時許。與眠雲同至金閶一游。并便道至蘇州飯店一訪但君杜宇。蓋上海影戲公司同事。定於今日來蘇攝取外景也。至則但君等已外出。祇賀蓉珠女士在。乃約於明晨再訪之。與眠雲由閶至觀前。茗話於吳苑茶居。眠雲近來愛玩骨董字畫。故頗多諸同好者爲茗友。譚藝津津。自有至味。俄而轉陶來。知上海雋彥來蘇與賡夔喜宴者。爲天笑、瞻廬、碧波、劍花、瘦鵑、紅蕉、次範、醉萸。則爲事羈。不克前來。坐談半小時。卽散歸。已燈火萬家矣。

十五日。晨間七時。至金閶亭畔之蘇州飯店。晤杜宇、寶琦、蓉珠、雲傑、鴻泉、淦亭、維賢諸子。二春亦同來。雇舟至上方山。攝取外景。予當別撰「上方秋色」一文。發刊之於紅玫瑰中。茲不多述。薄暮歸閶。予卽告辭。至觀前吳苑茶居。於涼棚下。晤烟橋、聞天、碧波、小青諸子。茶後。聞天堅邀至松鶴樓宴敘。予目紅炎生痛。不飲酒。以汽水代之。宴罷約九時許。

十六日午前十時。與君博同至蘋花橋頭之天和祥禮堂。賀賡夔燕爾之喜。先予而在者。爲天笑、烟橋、佩萸、菊高、繫千、聞天、碧波諸子。董君巽觀。式裝亦在座。旣而季鶴、瞻廬、眠雲、小青、吟秋、明道、轉陶、若玄、劍花諸子絡續來。一堂星聚。快慰奚似。未幾。行結婚禮。新娘御淡緋色衣。目架靉靆。橫波生媚。身材亦嬌小玲瓏。與賡夔正天造地設之一對妙偶也。證婚者爲天笑。曾憶西神哲嗣。在梁谿結縭。亦請天笑爲證婚人。奈忘帶印章。不得已以閒章「樂此不疲」鈐之。此後友侶。凡婚禮必倩天笑爲證。天笑亦遂以證婚爲其天職。是眞能實踐樂此不疲之印語也。罷宴後。相率至舊學前姚弟。一瞻新閨。閨中陳設精美。而諸文友所贈之鏡盾聯畫。更覺滿目琳瑯。丁慕琴所繪之愛神。周瘦鵑所貽之光仕女畫。皆絕雋雅可喜。其他如天笑聯云。「姚冶花光鐮并點。徐紆琴韵鳳求凰。」嵌姚徐鳳凰四字。蓋鳳乃新郎之名。凰爲徐女士之名也。守拙祝詞云。「郎誇鳳艷。女叶凰鳴。一雙愛侶。匹耦天成。郎殊嫵媚。女史娟婷。同居況味。美滿溫馨。月圓花好。燕爾新婣。華堂觀禮。嘉客盈門。鞠躬致賀。握手相親。宜男同祝。誕毓石麟。」予與烟橋、眠雲、聞天合贈一銀盾。中鐫左傳句「鳳凰于飛。」不料雷同者甚多。如紅蕉、紹鈞、卓呆、襟亞。咸以是四字爲祝也。正瞻賞間。忽發見新娘手繪之山



九月之花



胡石予畫梅

水便面。聞天亟藏之。備爲勒索之需。且忽發怪言曰。我知新娘一特點。新娘多汗。逾於常人。而若玄又在旁附從之。曰晚上工作。其汗當更甚。予曰。是第三種汗。想可比諸錢塘之潮矣。閫室皆笑。晚間與守拙、冷月、紀于、佩萸、聞天等同席。十時散歸。

十七日。但淦亭來予家。飯後。同游公園觀前。在吳苑茗話片時。予目痛不能耐。卽辭別歸去。睡眠甚早。是晚。賡夔家倘有餘興。諸星畢集。予亦因病目。不能與盛。

十八日予擬赴申。先至蘇州飯店。一訪杜宇諸子。杜宇邀予同乘汽船至上方靈巖。探幽覓勝。予遂允之。是日。上方香訊甚盛。畫船簫鼓。游人似蟻。亦當詳記之於上方秋色文中。茲不覼縷。午飯於靈巖香谿間。飯後諸演員化裝御古服。攝影若干。及歸。已在黃昏時候。是晚。卽住旅館中。予病目。睡特早。

十九日晨。寶琦等先行回申。予與杜宇、蓉珠、二春、一同進城。二春欲一謁師母。乃同至予家稍憩。片時卽相偕出城。因須至旅館整理物件。乘午車返滬也。同進西餐。雇一馬車赴站。行李計有一件。予乃託轉運公司友人馬君達人設法裝運。旣購票。乘客擁擠。不克再登。不得已賄站役三金。得一茶房間以安身。計其代價。實超頭等車而上之。是眞可笑也矣。四時抵申。摩託卡已待候多時。卽乘之至天通庵路攝影場。

二十日。陳寶琦三十大慶。由王元龍、史東山、馬瘦紅等發起。爲之祝壽。其請帖小啓。乃倩予爲之。予不善此道。奈固辭不獲。無已。套陳語以謅之如下。「緊夫麥丘之祝。邀禮於齊廷。公堂之躋。播聲於豳雅。當茲蟠盤團玉。蔣菜霏金。適爲吾友陳子寶琦三十初度之辰。維我陳子。姿高野鶴。襟寫清泉。影界蜚聲。海壖傳譽。因一時之俊彥。元龍等素所欽仰者也。爰爲祇瑕。極絃管笙簧之樂。競枯獻爵。盡冠裳肦好之懽。是爲啓。」是晚。設宴於四馬路之同興樓。賀客如王元龍、蕭英等。俱爲電影界聞人。予亦爲賀客之一。然目紅炎。尤畏電炬。略進

遭刦無恙之梅郎（劉劍紅）

應時文章

□重陽故事新連珠

屠守拙

逸梅嘗語吾。「子擅連珠餘口等小品。今胡久不治此。」謬賞忝邀。舊腔重譜。已成法音。付載本刊。更續爲茲演承陸體。聊資一粲。併以應時。

蓋聞節序遷流。饗醻各異。歲時占候。應驗偏多。是以造餅辰臨。預備拜天藉野。（「雲仙雜記」洛陽人家。重九造迎涼脯羊肝餅。「金史」收國元年九月九日。拜天射柳。歲以爲常「荊楚歲時記」九月九日。四民並藉野飲宴。）餦餭日屆。嘗逢冷雨疏風。（「乾淳歲時記」重九。都人各以菊餻爲餽。「荊楚歲時記」重陽日嘗有冷雨疏風。）

蓋聞修文耀武。建國要圖。合德同音。興邦盛業。是以講經習射。諸家紀載周詳。（「晉陽秋」寧康三年九月九日。上嘗講孝經。「齊書禮志」九月九日馬射。）賜宴和詩。一姓恩施隆重。（「唐詩紀事」宣宗重陽錫宴羣臣。有御製詩。……宰臣以下。應制皆和。）

蓋聞儒生可畏。健筆超羣。賢士當尊。清規拔俗。是以序成高閣。天才共仰王子安。（「唐書王勃傳」道出鍾陵。九月九日都督閻伯嶼大宴滕王閣。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。因出紙筆徧請。客莫敢當。至勃不辭。都督遣吏伺其文輒報。一再報曰。天才也。）詩賦私衙。異禮獨加蘇明允。（「事文類聚」韓忠獻遇重陽。置酒私第。……蘇明允以布衣參其間。都人以爲異禮。席間賦詩。明允有佳節每從愁裏過之句。）

蓋聞異鄉作客。離索感增。勝地行文。玲瓏神得。是以輞川居士。咏新詩而思親。（「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」獨在異鄉爲異客。每逢佳節倍思親。）龍山參軍。答雅謔而驚衆。（「晉書孟嘉傳」嘉爲征西桓溫參軍。溫甚重之。九月九日溫宴龍山。……有風至。吹嘉帽墜落。嘉不之覺。……溫命取還之。孫盛作文嘲嘉。著嘉坐處。嘉見答之。其文甚美。四坐嗟歎。）

蓋聞神仙道術。奧妙無窮。隱逸襟懷。高超孰比。是以佩萸辟禍。費長房禳解何靈。（「續齊諧記」「費長房謂桓景曰。九月九日。汝家中當有災。宜令家人各作絳囊。盛茱萸以繫臂。登高飲菊花酒。此禍可消。景從之。夕還。見雞犬牛羊。一時暴死。長房曰。代之矣。）摘菊怡情。陶處士風流不朽。（「續晉陽秋」陶潛九月九日無酒。於宅邊菊叢中。摘菊盈把坐其側。）

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。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積四十年之經驗。深知欲達到此目的。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。共同奮鬥。

現在革命尙未成功。凡我同志。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。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。繼續努力。以求貫澈最近主張。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。尤須於最短期間。促其實現。是所至囑。

孫文

現在中國號稱民國、要名符其實、必要這個國家眞是以人民爲主、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。確是有發言權。

——過日本言論頁六六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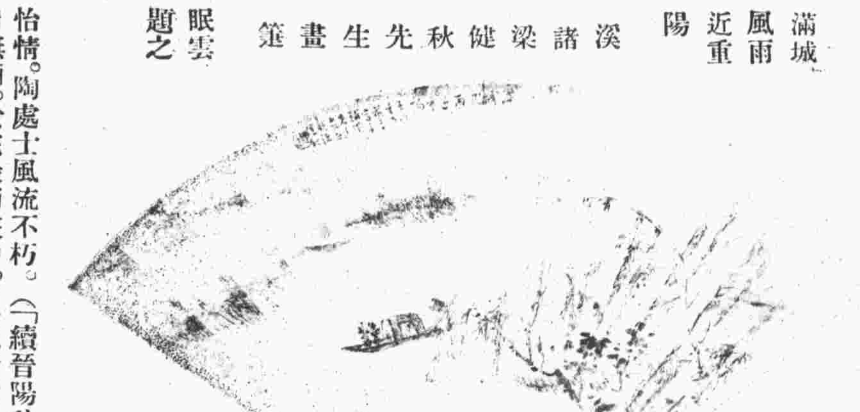
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

——民權主義頁一——

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、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。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、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。

——民權主義頁一九六——

THE LIENGYI'S TRI-MONTHLY



滿城風雨近重陽

溪諸梁健秋先生畫箑　眠雲題之

名人軼事

趙次珊

趙眠雲

趙爾巽字次珊。一號无補。爲袁項城嵩山四友之一。自李張作古後。僅存徐趙。今趙又歸道山。則徐世昌巍然爲魯靈光殿矣。客有談趙爾巽軼事者。爲筆述之。

趙少時讀書某山山寺。正當西風戒寒。征雁南來。秋籟宵聞。月明如晝。步出山門。獨自一人。依山徑左側而去。約一里許。別有一荒庵。庵中無僧。僅一廟祝。年六十餘。庵後有隙地。栽蔬藝瓜爲生計。香火金。竟月或不得一文錢也。其人亦姓趙。略通文理。避家難來此。以同姓故。趙常來庵閒談。固甚愛此廟祝也。廟祝善談三國演義。趙與同好。益投機。廟祝嗜茶。趙至。則烹山泉瀹佳茗以供客。趙或與之錢。不受。叩其家難。則曰是不可告人者。趙亦不與窮詰也。是夕。踏月至庵。則庵門扃。下鎖鑰焉。趙反身走。不數十步。聞廟祝呼己聲。回視則廟祝已近庵門矣。仍邀之至庵中少坐。趙問廟祝何往。對曰。適聞林左哭聲。因從小徑去探之。旣至。見叢樹中隱隱一人在。急入林審視。則其人已自經於樹之大枝上。下墊一小凳。殆帶來者。已自趺去之矣。卽抱持之。解之下。則一五十餘之老嫗。氣未絕也。問其故。云子死無依。又有索債者。日相陵逼。生無計。不如死耳。問所負債幾何。曰三十餘金。我乃勸之歸。曰。此區區何難。明晚仍會於此。我可如數借與爾也。嫗涕泣感謝而去。趙曰。爾何來此銀。廟祝曰。數年積畜。備棺木之資。今以濟嫗之急。他日死去。亦不必定槀葬卽槀葬。已亦不知。又何妨哉。趙笑曰。傾囊濟人。誠好善矣。然究宜防平時不測之用。此區區。余當任之。語畢。卽起身曰。隨我去取。廟祝從之至山寺。趙如數付金。越數日。又往訪廟祝。廟祝云。我以嫗雖可了債。生計仍無所資。亦予以二十金也。趙稱善。逾年。廟祝病。趙命家僮往侍之。醫藥必周。旣愈。商於山僧。調至寺中。俾免糞蔬汲泉之勞。寺僧唯唯從命。於是廟祝以趙故。得就閒逸之事。後以上壽終。趙之遇事行善。類如此。其得享大年。有由來歟。

□啼鵑續錄出版之波折

顧明道

逸梅作「悼陶報癖先生」一文。中述及陶先生拙著啼鵑續錄作序。不意此書迄未殺青。而先生已作古。頗多慨嘆。因思拙著本可早日出版。而以受波折之故。致遲遲未能與讀者相見。二年於今。此中亦小有滄桑。爰先記之。想樂聞啼鵑續錄消息者。必先覩我言爲快也。

自啼鵑錄出世後。蒙各處讀者不以覆瓿文字見棄。紛紛來函。締文字神交者有之。要求出續錄者有之。書經三版而至四版。於是發行者殷君來商出啼鵑續錄。余允之。歷一年而脫稿。頗費經營。計文字共十六篇。附以另外一欄及啼鵑餘墨。都十萬言。每篇附以插圖。皆倩胡亞光君繪。篇目之名請諸同文法書。綴以各樣圖畫。製小鋅版以冠篇首。大小不一。卷首插畫加多。可述者如西神、瘦鵑、家驪、吟秋、之題詞銅版。楊淸磬朱士傑之時裝仕女畫。以及銅圖「滄浪亭畔」「夕楊影裏」「恬靜」「春郊倩影」「富春江上」「有美一人」「曼舞」等等。封面三色版印。胡亞光繪。莊繁詩女士題。此外又有瘦鵑、瞻廬、小青、眠雲、逸梅、烟橋、雙熱、轉陶、若玄、楓隱、釋雲、醉萸、寒翠、天恨等諸君題序。印刷力求精美。以求出版後不負諸君之望。書於去年夏付梓。不料好事多磨。有出人意外者。則全稿方印去四分之一。而殷君忽已急病逝世。隔兩月。始得噩耗。遺書其弟。商酌繼續出版方法。緣製版皆經殷君親手殷旣死。他人非調査後無從辦理。書爲上海國光印刷局承印。顧屢函前往。隻字不報。致不得不延擱。加以去年新秋。余亦大病。繼又辦余婚事。人事碌碌。無暇注意。於是今春又逢戰禍。殺青無望。殊爲可惜。現正在催促中。未知出版何日也。乙丑之冬。余託逸梅代徵報癖題詞。蒙以序來。語多感喟。今書未出而陶先生已物化。徒留此痕跡耳。又女弟子劉陳玉芬亦渴望續錄出世者。有一序。今亦香消玉隕。能無慨然。爰將陶序錄後。以爲紀念。

年關近矣。文債山積。爲人作嫁。指欲僵。毫已禿。避之苦無臺。而鄭子逸梅適以一紙書來。述其友顧君明道撰啼鵑續錄成。行將問世。屬弁言簡端。且促急就。僕與顧君之無情愫。却之可耳。特鄭子葑菲無遺。遠道齒及。似弗能已於一言。爰忙裏偷閒。不辭譾劣。報鄭子卽所以重顧君也。顧君吳門籍。邇年來執鞭講席。則作育英才。尊筆文壇。則抗揚風雅。出其餘緒。賦彼閒情。以視當世擅寫哀情之枕亞瘦鵑。允稱鼎足。曩讀所著啼鵑錄十有八篇。如泣如訴。是血是淚。至悱惻纏綿。幷剪哀梨。不啻胡笳十八拍。許指嚴序中有云。蓄秋士之悲。託春女之怨。可謂知君。蓋君實多情人亦傷心人也。夫生而識字。卽種愁根。情之所鍾。端在我輩。坎坷遲暮。同惜惺惺。香草美人。別饒懷抱。情無盡。恨亦無涯。則續錄之刊。殆本斯意。會看一卷流行。萬方傳誦。不知又賺得讀者淚珠幾斛耳。噫。卅六鴛鴦。一雙蝴蝶。蠟煎蠶縛。魔障重重。古往今來。疇能自拔。走筆至此。不禁感慨係之。時在夏歷乙丑大寒前二日安化陶報癖識於甓齋。

□馮玉祥軼事

葉範五

屢讀眠雲君之名人軼事。頗多道人所未道。因戲效之。並乞眠雲君指正焉。

馮玉祥刻苦自厲。人多有知之者。或謂其屢受激刺。更事已多。閱歷至深。故毅然出此耐苦之一途。得孟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旨。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矣。蓋前縱奢惰。後能刻厲。未有不成大事者。馮之晚蓋。誠經驗多也。顧以余所聞。其刻苦自厲。非盡得力於刺激。亦有出於天性者。友人述一事。足以徵之矣。某年。馮玉祥方弱冠。因事離家。遠越千五百餘里。時値隆冬。爲孑身之苦旅行。計其程途。所帶資用。僅足供粗糲之一日兩餐。友人有贈以贐儀多金者。堅卻之。友固問其故。則曰。藉此爲苦心志。勞筋骨。餓體膚之實地鍊習耳。非有他也。夫安車甘食。人皆願之。余豈不近人情哉。余正恐少年時耽於安逸。壯歲不能作一事。不待暮年。已成待死之人。我習聞故老之言曰。我中國少年人。率多暇逸奢惰。無刻苦振奮之精神。三十年前。此風猶少。三十年後。漸染日衆。老大帝國之名。說者謂一般年衰老朽之舊官僚。實尸其咎。余（故老自謂）則謂少年不振之爲患。實老大帝國之惡名之所由來也。當時聞言悚懼。今日不敢不勉强一試之。友人嘖嘖稱難得。聞馮離家出發後。遇大雪於某逆旅。時已去故鄉八百餘里矣。雪阻三日乃行。遂以餘糧。平均日扣幾許。以補三日遲延之缺。可謂勇毅無弱點矣。故厥後治軍。頗能耐苦而嚴紀律。其來蓋有自也。贐贈馮玉祥之友人。家頗富饒。因激於馮之言語行爲。亦深自刻厲。一變從前裘馬少年之習。後從馮訓鍊軍隊。堅苦卓絕。與馮堪伯仲。惜述者未及其姓名。亦志士也。馮能感化友人。則卻金之舉。尤爲有力。蓋他事容有飾僞。此不受贐贈之光明刻苦。感人至易耳。

吳中名勝獅子林（陳子蘇攝）

本刊各欄文圖禁止轉載翻印